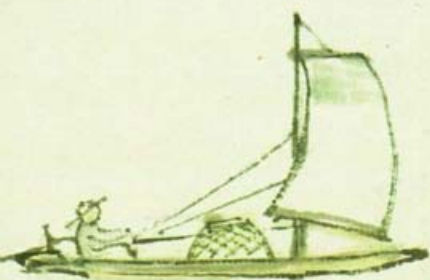


梨花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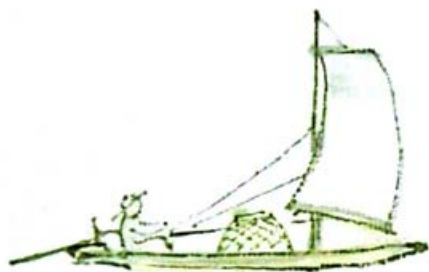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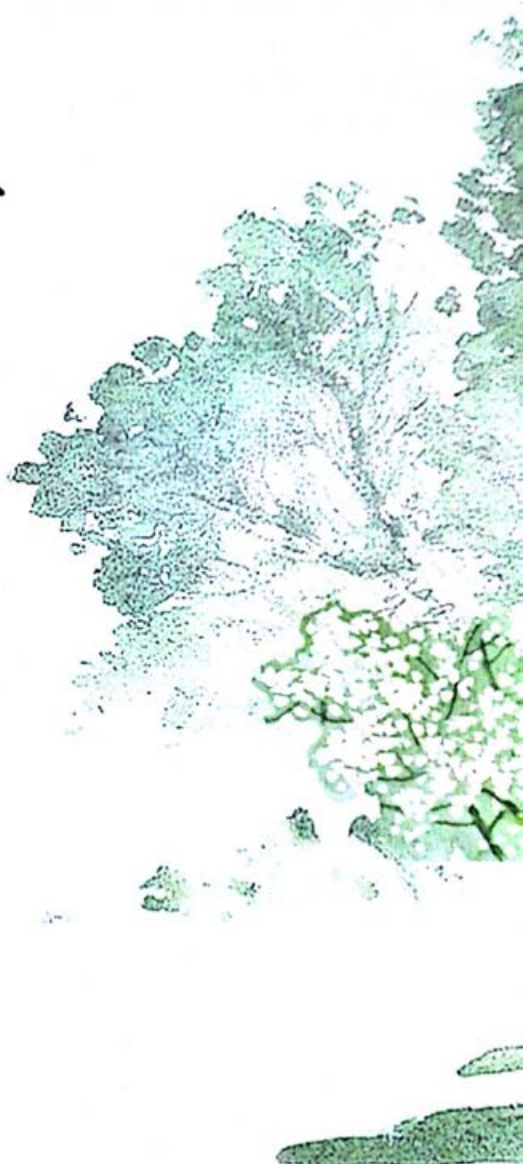
陆涛声 著



凤凰出版社

梨花梦

陆涛声 著



凤凰出版社



胡軍生主席

振正

陸壽南

二〇一六年七月

梨花梦

陆涛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花梦 / 陆涛声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506-2393-4

I. ①梨…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113号

书 名	梨花梦
著 者	陆涛声
策 划	常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 任 编 辑	张 燕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bs.com
印 刷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镇仙龙工业园新苑一路111号, 邮编:213031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14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393-4
定 价	3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9-86603791)

目 录

引子	(1)
1.苏墅大村	(4)
2.恋情稚芽	(7)
3.惊天抉择	(12)
4.月夜梨花	(17)
5.也算“出格”	(22)
6.小起炉灶	(28)
7.师者之惑	(32)
8.痴人有福	(37)
9.知向谁边	(41)
10.颠荡的心	(45)
11.进城卖鸡	(49)
12.云中月边	(53)
13.左李右桃	(58)
14.五味生日	(64)
15.山重水复	(72)
16.暂离鸡场	(77)
17.春的景象	(82)
18.陷入绝境	(89)
19.寒夜闪电	(94)

20.强者宣言	(97)
21.春归何处	(103)
22.贵客临门	(109)
23.细毛线衣	(114)
24.两全难求	(118)
25.去看电影	(122)
26.影片内外	(127)
27.酸涩蜜酒	(133)
28.似刀流言	(138)
29.关键一步	(144)
30.此恨悠悠	(150)
31.现实裁决	(157)
32.疑似天堂	(161)
33.“爱”的揭秘	(168)
34.尴尬“红娘”	(173)
35.无意约会	(177)
36.密芦丛中	(183)
37.夫妻之间	(190)
38.拆条香烟	(196)
39.一次抗争	(202)
40.同窗情缘	(207)
41.“八仙”聚会	(213)
42.聚会余音	(218)
43.无奈父女	(222)
44.约会纸条	(226)
45.典型产生	(232)
46.命运剧变	(240)
47.拜师学技	(246)

48.意外启示	(251)
49.直抒胸臆	(258)
50.心有樊篱	(263)
51.相约毁约	(270)
52.另辟蹊径	(274)
53.细雨泥路	(280)
54.峰回路转	(288)
55.同是劳模	(294)
56.事业编制	(299)
57.始履薄冰	(304)
58.无语凝噎	(308)
59.祸福有常	(313)
60.难关难过	(317)
61.幕后债主	(324)
62.梦寄梨花	(330)
三十一年还旧愿(后记)	(334)

引子

正读高中一年级的柯正华挨了学校的处分,是因为同村的女孩陈玉姝。

这事发生在陈玉姝初中毕业考试前。

那还是人民公社时期,不少人家常常为口粮短缺发愁。他们村附近湖堤外有一个县办的副业场。春、夏、秋三季,村里不少孩子常在夜里成群结队,摸黑去偷紫云英、青蚕豆、南瓜、菜瓜、香瓜,作些补充。他们活像一支支游击队,有人到副业场值班人员守着的棚子前去侦察,有人作灵活、果敢的指挥。虽说是偷,满载“胜利果实”回村后,就不再保密、隐瞒,还会嘻嘻哈哈向人炫耀,你一言我一语把“战斗”的经过当故事讲给别人听,有时还手舞足蹈表演一番。

初夏的一个黄昏,陈玉姝洗好全家人洗澡换下的衣裳,复习迎考,有道数学习题不会解,白天放学时约好的,要去请柯正华帮解。正要出门,遇上几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提着篮子从门前经过,她们一窝蜂地去县办副业场偷瓜。陈玉姝本是乖乖女,不像那些撒野的孩子,从不参加那种“游击”活动。这回,那帮疯丫头嬉闹着硬邀她同去。她很害怕,也与柯正华约定复习功课,不肯去。女孩子们又是讥笑又是激将,揪住她不放,说很快就会回来。她脱不开身,被硬拉着去了。

县办副业场在湖堤外,离村子约两里多路,是芦滩围垦出来的,四周也围着防洪堤,跟湖堤隔着一两条两丈来宽的河沟。河上有一座木桥,有人守着,少女“游击队员”当然不能从木桥上通过。在离桥二百米处,还有一道让水淹没的老坝。她们六七个人就从这里蹚水而过。

这回派出的“侦察员”没有摸准“敌情”。她们刚下瓜田，就被副业场值班的守夜人发觉。守夜人的手电筒一照，她们顿时像一群受惊的雀儿，一齐撒腿逃跑。“老兵”们一慌，都只顾自己，纷纷涉过水坝，越过湖堤往村里溜去，忘掉了头回上阵的“新兵”玉姝。

玉姝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吓得腿发软，落了单。她磕磕绊绊逃着，天黑心慌，弄错了水坝的方位，失足淹下了河。她不会游泳，在水里挣扎，连呛了好几口水。生死关头，突然有人下水把她救上岸来。

救她的竟是柯正华。他见过了约定的时间她还没到，找到她家，听她大弟弟玉明说被拉来偷瓜，连忙赶来。

柯正华把陈玉姝拉上湖堤，陈玉姝已淹得筋疲力尽，瘫在地上。柯正华拍打着她的背让她吐了好些水。副业场两个守夜人赶到，把他俩逮住。

玉姝意识到闯了大祸，吓得魂飞魄散，被责问时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清。柯正华突然把陈玉姝拉到身后护着，对守夜人说：“这跟她没关系，她去我家找我帮她复习功课，听说我来了这里，就来找我，没想到天黑失足掉下了河。她是村里最规矩最老实的丫头，从没做过这种事。”陈玉姝惊呆了，虽然害怕，却不愿让柯正华背黑锅，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说：“不不，是……我我我……”正华连忙再次把她拉回身后说：“不用你帮我解释。”又对守夜人说：“你们要罚就罚我。”

守夜人把他俩带到场部，留下姓名和学校所在班级，没太为难他们，便打电话去村里叫大队治保主任把两人领了回去。

大队干部都知道孩子们偷瓜偷菜是常事，并没当一回事。为防副业场向学校通报，第二天两人同去上学路上，柯正华再三叮嘱陈玉姝什么也别提，免得两人都说不清。

副业场果真给学校打了电话。上完课，柯正华被班主任找去了。他依然咬定是他被人拉去偷瓜，与陈玉姝无关。

他本是品学兼优，都已评上“三好学生”了，学校为对副业场有交代，撤销了他“三好学生”的资格，并在全校通报批评。

陈玉姝心里既感激又难受，放学回家的路上，在没人的地方双手抱住柯

正华一条胳膊，泪水簌簌直下……

柯正华却笑着安慰她说：“没关系，下学期还会评上。”

这两个孩子，都是在苏墅大村出生、成长的。

1. 苏墅大村

苏墅大村在苏南中部。

苏南中部有个小小的湖泊，南北长约五十里，东西宽约三十里，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都标不上名，当地人叫它阳湖。苏墅大村就在湖西边，紧挨着湖畔。据地方志记载，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晚年在这村里住过一段时间，喜欢每天傍晚出村沿湖堤散步，因而得了“苏墅”的村名。又因为一个自然村有百多户人家，在苏南实属超大的村庄，人们口头上又加了个“大”字，叫“苏墅大村”。

苏墅大村的人家，大都以种田为主，也靠湖吃湖，兼搞各种副业：有的捕鱼捉虾、下芦荡捏黄雀，有的用火铳打野鸭，几乎家家都编织芦席、芦帘。历来就比江南的一般村子富得多，解放前十之八九的人家就住上了宽绰的瓦房，大都不愁吃穿。外村人称它为“金苏墅”。

能戴这顶“金”帽子，固然跟它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系，同时还因为这村里人比别村人勤劳，肯吃苦，一年到头手扒天脚扒地。女人们除了上街或逢年过节，平时都顾不上梳头。不管是老是少，即使十七八岁的姑娘，都是满手掌硬邦邦毛拉拉的老茧，面孔都让湖风、日光罩上了一层棕红色。别村人又叫它“做煞苏墅”。外村姑娘虽也眼馋苏墅人家家底厚，却害怕这里“做煞”的村风，肯嫁进来的，还真得有点勇气。外村的小伙子倒巴望娶这村里的姑娘。这里的姑娘一般念的书不多，十四五岁就一头扎到副业上，跟大人一样一心一意挣钱，同时也开始懂得从自己的劳动所得里抽聚一点私己。到二十来岁出嫁，私下积聚的一笔钱或衣料、实用品，带到婆家，足能叫人眼睛亮一亮。

她们养成了苦做的习惯,手脚勤快,善于挣钱聚财,能持好家过好日子。

因紧靠湖边的缘故,苏墅大村村里村外河道、港汊特别多。一条通着阳湖的河港,从西往东,弯弯曲曲穿村而过,在村中岔出两条,出村不远就到了尽头,成撞煞浜,把整个村子切割成大小不同的四块。块与块之间靠三座小桥连接着。村东一座桥大些,是环洞石桥;村西一座,两边桥墩上搁着两块一丈多长的砂石板,是平背石桥;村中一座是木桥。

苏墅一带河港多,船只也多。自古以来,这一带运输还是以船只为主,手推小车为辅。村里大半人家都有小船,用来捕鱼、运粮、装芦、送肥,甚至过年时去亲戚家拜年,新媳妇去娘家,迎新娘送宾客,都是船来船往。过去大都是橹摇篙撑,少数是挂帆或拉纤。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些人家船尾装上了十二马力柴油机带挂桨,进庄出庄,“叭叭”一阵响。村内河港里一年到头船停船开,船来船往,时清闲时繁忙,偶尔也有些拥挤。

这村里,有李、蒋两个大姓,各有一座宗祠。李、蒋两姓人占全村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还各有不少同族人分散在江南一带。李家祠堂坐落在村后,三间正厅的梁柱还是楠木的。据李姓人说,他们是唐朝皇帝最正宗的后代,上代曾保存过可作皇族凭证的“帝王轴”。这为本姓人增光的掌故,李姓人经常带着炫耀的口气提起,若是有人表示怀疑,他们会强硬地摆出许多“依据”,非要叫人信服不可。这总对蒋姓人构成心理上的威胁。

蒋姓人也不甘示弱。他们族里,明朝时有人做过尚书,民国时有人当过军队师长,解放后又有人在外县当县长、局长,他们也都时常挂在嘴边。

李家祠堂在解放初期办初级小学时被用作了校舍,后来又添造房屋扩展成完小。几经修理翻建,面貌大变。

苏墅大村有两座庙宇,都在东村外,紧靠湖边,规模都很小。坐落在港南的,其实是纪念祠,是纪念明代江南巡抚周忱的。据地方志记载及民间口传,明代嘉靖年间,阳湖西畔这一带是“十万八千亩”低洼田地,每逢暴雨季节,便被大水淹没造成涝灾,闹得乡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周忱曾亲自观测地形水情,加固圩堤,上修石白湖口东坝,下疏采菱港,根治了水患,使百姓不再受涝灾之苦。在他过世后,谥号为文襄公,乡民深感他的恩德,特地建了“文

襄公祠”，当地人也称它“周文襄公庙”。“庙”内大厅正中立了周忱塑像。建祠时地方贤达还讨论立下了一条规矩：以后湖圩年久失修若再有水患，地方士绅有为修堤治水出钱出粮出力贡献卓著者，过世后也为他在周忱塑像两侧坛上加一块牌位，并附记简要事迹，也受永久纪念和敬仰。自明代到解放后，祠内两侧坛上先贤牌位已有近百，周忱的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是真正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周文襄公祠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拆毁，改成了大队部，现在是村委会。还有一座叫兴隆庵，很小，旧社会有过一老一小两尼姑，合作化时做过农业合作社办公室，后来又做生产队仓库。

这村子竹林树木也特别多。大部分人家的家前或屋后都有个竹林子，翠竹、杂树簇拥，如云如涛，从村外看村子，大部分房舍淹没在竹树林里。

河港多、桥多、房屋多、竹林多加上祠庙多，苏墅大村的村基范围也就比其他差不多户数的村子大得多。从东到西，有一里多路。

苏墅大村人在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生活。

他们又在和整个人类同翻着一种日历。

阶级斗争为纲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大旗举起，加强经济建设，公社撤销变乡，土地分给各户承包耕种，农民可以自主种植什么，也可以做工做生意，社会起了急剧变化，也演出了无数或悲或喜的活剧。苏墅也不例外，成了一个小小的舞台。

陈玉姝和柯正华先后走出校门，经历了人生出路和婚姻爱情的不同选择，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他们的悲欢、恩怨、荣辱，展现了青春时期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一串特有的脚印……

2. 恋情稚芽

陈玉姝的父亲陈士林是镇上初中教师，民办性质，语文教学却在本乡小有名气。陈玉姝也算得知识分子家庭出生。她五官生得端正秀气，皮肤白净、细腻又透微红，身材既苗条又丰腴；言谈温和，举止文雅，清纯朴实，气质教养明显比同村其他姑娘胜一筹。有人说她很像在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演四姑娘的电影明星李秀明，村里的好些小伙子在找机会讨好她，想得到她的好感。然而，自从偷瓜落水被柯正华救上以后，陈玉姝的心里就只有柯正华，再也容不得别的男孩。

陈玉姝与柯正华都在村里上的小学。

柯正华比她大两岁，高一届，在镇上初中念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曾转到上海，靠着任华东师范学院教授的舅舅读了两年书，初三第二学期又回本地初中。除了柯正华在上海那两年，他俩总是同上学，同回家；她晚上经常去他家同复习功课，假日也常同到田野割猪草，同到湖边芦滩里捡野鸭蛋、挖野荸荠……

柯正华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父亲读过大学，学的历史，分配到县城一中学当老师头年，就遇上“反右”运动，竟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公职，押送回乡劳动改造，与没人敢要的地主的女儿“黑配黑”结了婚。正华和弟弟耀华相继出世没几年，祖父母便相继去世。后来正华爹摘掉右派帽子，断断续续到本乡中学、小学当过代课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冲击，在正华十三岁那年因胃出血，抢救不及时，离开人世。

柯正华家主要靠娘一人在田里干活。他娘很能干也很要强，除了田里

活，还编芦席、芦帘卖，还养猪、养鸡鸭，还要种菜，还会做中式衣服。正华和弟弟耀华在学校念书时，放学后、星期天、暑假里都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抵口粮钱，勉强过着清苦日子。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柯正华虽然是“脱帽右派”的儿子，村里人都觉得他是个懂事又聪明的孩子，都不为难他。他对玉姝学习有帮助，加上曾经救过玉姝还代受过，玉姝爹对他也心怀感激，并不反对玉姝接近他。

正华的父亲原本多才多艺。正华也受父亲影响，喜欢看书，喜欢唱歌，也喜欢乐器，父亲留下了旧笛、箫和口琴，他都学会了吹奏；而且，他从初中时起就爱自己做乐器，他从竹园里挑了竹子砍下，做笛子，做箫；到上高中长成小伙子时，夏天夜晚，常用自己做的笛子到湖堤上，边走边吹奏《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轻快的乐曲，或吹奏《霍元甲》激越、豪迈的主题曲。清亮的笛声常常撒向广阔的湖面。有时他也坐在村里小桥上，用洞箫吹奏《在那遥远的地方》《小城故事多》，优雅柔婉的箫声在苏墅大村每个角落悠悠萦绕。他也用口琴吹奏《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欢快激越的乐曲在村道上、竹林里、田野上播撒……

陈玉姝也喜欢唱歌，有时也在他身边，她天生胆怯，不敢大声伴唱，大都轻轻哼着，不过她觉得那感觉真是甜美极了。

那时，苏墅大村家家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主要播放县、乡新闻，也播大队通知，偶放一点音乐，声音吵啦吵啦的，极少有人家有收音机，正华的吹奏，为苏墅大村增添了美好的情调，丰富了生活的色彩。

柯正华体谅母亲的艰辛，平时穿着特别简朴，衣裤大都打了补丁。读高中二年级上学期时，有一次他被学校选拔参加县里中学生文艺会演，演出口琴独奏，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可穿着上台，又不忍要母亲出钱做新衣，犯难了。玉姝既为他能上县里参加演出高兴，也为他没有出门的衣衫发愁。她便瞒着父母赶到邻乡姨妈家借了八元钱，买了一段藏青涤卡衣料，请裁缝为正华缝了一件青年装。

正华去县城演出的前夜，玉姝把衣裳悄悄送到他家，他激动得紧紧抓住她的双手，两眼噙上了热泪。

玉妹爹知道了这件事有点不高兴。玉妹哭着说：“他为我做了那么多，我为他做这点算什么？”

玉妹的奶奶也劝玉妹爹说：“一件衣服算啥！哪能跟他对玉妹的恩比。”陈士林为难地说：“你也知道家里的难处，这借的八元钱……”

玉妹早想好了：“我暑假到副业场去做临时工，帮育珠蚌接种。”她也体谅爹只是个民办教师，工资低，要负担三个孩子上学，也很吃重。

不过她爹并没让她暑假去做临工，过后还是挤出八元钱让她去还姨妈。

柯正华在县里的吹奏比赛获了奖，拿回了两样奖品：一本红色塑料封面印着金色大“奖”字的笔记本、一支铱金钢笔。他在两样奖品向学校展示汇报后，就私下都送给了玉妹，还在笔记本上为她抄录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哲理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她一直把那塑料封面的笔记本当珍宝藏着。

两人在班里的成绩都是上挑的，只是这本乡的高中是“文革”开始前一年创办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都不如别乡老的高中。正华毕业这一届，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年，班里只有三人上了本科分数线，正华是其中之一。

这时已经开始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分批平反、纠正，“地、富、反、坏、右”帽子也陆续摘掉。柯正华并没有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而妨碍录取。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认为人生要有志向有作为。他喜欢阳湖滨这水网天地，也喜欢种植果树、养鱼养鸡鸭，怀着一个梦想：大学学农业种植，或副业水产和禽类养殖方面的专业知识，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苏墅一带乡村推广。本科志愿填了三所有关农、林、畜牧业的院校，被福建省一所农林学院录取了。老师们、正华娘和弟弟耀华都为他高兴，许多邻居称赞、羡慕、恭贺。有邻居说：“这考取本科大学，毕业了由国家统一分配，成为城镇居民户口，捧铁饭碗，从穿‘草鞋’变成穿‘皮鞋’，从日晒风吹在泥土上出力流汗变成坐办公室，可是鲤鱼跳过了龙门。”

陈玉妹自然更为他高兴。连玉妹爹陈士林也说，正华这孩子虽然家境困难，倒是有点出息。他对玉妹和正华之间未来的关系，似乎有一种认可和期盼的味道。能不吗，千百年来农村人就是干活累、收入少、生活苦，这几十年